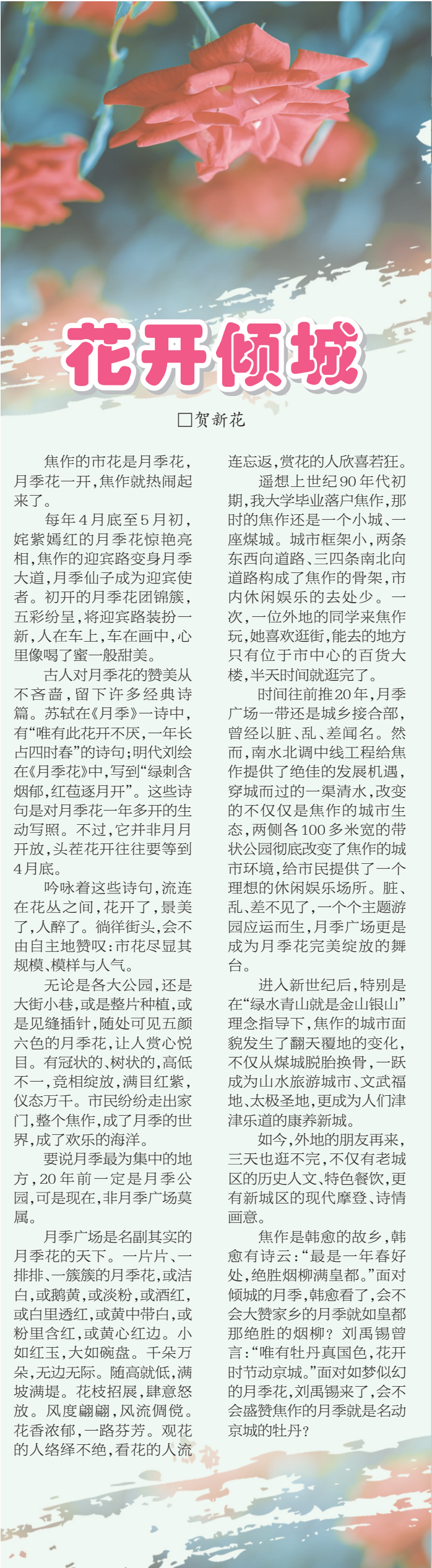




花开倾城

□贺新花

焦作的市花是月季花，月季花一开，焦作就热闹起来了。

每年4月底至5月初，姹紫嫣红的月季花惊艳亮相，焦作的迎宾路变身月季大道，月季仙子成为迎宾使者。初开的月季花团锦簇，五彩纷呈，将迎宾路装扮一新，人在车上，车在画中，心里像喝了蜜一般甜美。

古人对月季花的赞美从不吝啬，留下许多经典诗篇。苏轼在《月季》一诗中，有“唯有此花开不厌，一年长占四时春”的诗句；明代刘绘在《月季花》中，写到“绿刺含烟郁，红苞逐月开”。这些诗句是对月季花一年多开的生动写照。不过，它并非月月开放，头茬花开往往要等到4月底。

吟咏着这些诗句，流连在花丛之间，花开了，景美了，人醉了。徜徉街头，会不由自主地赞叹：市花尽显其规模，模样与人气。

无论是各大公园，还是大街小巷，或是整片种植，或是见缝插针，随处可见五颜六色的月季花，让人赏心悦目。有冠状的、树状的，高低不一，竞相绽放，满目红紫，仪态万千。市民纷纷走出家门，整个焦作，成了月季的世界，成了欢乐的海洋。

要说月季最为集中的地方，20年前一定是月季公园，可是现在，非月季广场莫属。

月季广场是名副其实的月季花的天下。一片片、一排排、一簇簇的月季花，或洁白，或鹅黄，或淡粉，或酒红，或白里透红，或黄中带白，或粉里含红，或黄心红边。小如红玉，大如碗盘。千朵万朵，无边无际。随高就低，满坡满堤。花枝招展，肆意怒放。风度翩翩，风流倜傥。花香浓郁，一路芬芳。观花的人络绎不绝，看花的人流

连忘返，赏花的人欣喜若狂。

遥想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我大学毕业落户焦作，那时的焦作还是一个小城、一座煤城。城市框架小，两条东西向道路、三四条南北向道路构成了焦作的骨架，市内休闲娱乐的去处少。一次，一位外地的同学来焦作玩，她喜欢逛街，能去的地方只有位于市中心的百货大楼，半天时间就逛完了。

时间往前推20年，月季广场一带还是城乡接合部，曾经以脏、乱、差闻名。然而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给焦作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遇，穿城而过的一渠清水，改变的不仅仅是焦作的城市生态，两侧各100多米宽的带状公园彻底改变了焦作的城市环境，给市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休闲娱乐场所。脏、乱、差不见了，一个个主题游园应运而生，月季广场更是成为月季花完美绽放的舞台。

进入新世纪后，特别是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指导下，焦作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不仅从煤城脱胎换骨，一跃成为山水旅游城市、文武福地、太极圣地，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康养新城。

如今，外地的朋友再来，三天也逛不完，不仅有老城区的历史人文、特色餐饮，更有新城区的现代摩登、诗情画意。

焦作是韩愈的故乡，韩愈有诗云：“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面对倾城的月季，韩愈看了，会不会大赞家乡的月季就如皇都那绝胜的烟柳？刘禹锡曾言：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面对如梦似幻的月季花，刘禹锡来了，会不会盛赞焦作的月季就是名动京城的牡丹？



夜色，微凉如水

□清瘦的雨

夜色溶溶，微凉如水，街市上的繁华喧嚣逐渐隐去，只有不知疲倦的霓虹灯还在夜幕下妖娆。这个时候，大多数人进入了甜美的梦乡，但在皎洁的月光下，肯定也有像我一样倚窗伫立、尚未入眠的人，在夜的舞台上，仰望星月的灿烂，心中却萦绕着一怀烦乱的思绪。

很喜欢在唐风宋雨里穿梭，读着“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的婉约凄美，我想易安居士该是一个以秋水为神玉为骨的女诗人吧。而“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，错！错！错”，也让人看到了忧国忧民的陆游另一腔幽怨的儿女情长。“几时归去，作个闲人。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。”好向往苏轼逃离凡尘的淡然悠闲。这些千年的文字，不仅是文学的瑰宝，更悄然叩击着我的心扉，勾起了内心深处的万千思绪。在“波上寒烟翠”的吟哦间，我的思绪也灵动地飞舞起来，虽浅尝辄止，但也乐在其中。那悠悠不尽的相思低诉，那欲说还休的一腔哀怨，那怀抱琵琶、凝眸含痴的娇容玉颜，让我沉醉其中，不知所往。

就这样让一腔情愫化在一词一句间，慢慢地晕开。红尘阡陌，总有一抹心动拨动了你的心弦，却与你的生活无关，只要想起他的名字，就会有甜甜的暖涌在心头。其实，当你芳心暗动的瞬间，一弯思念的月牙就在西厢窗外缓缓升起了。这份情感，无论是在现实中，还是在网络中，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浪漫而悲郁的色彩，就像此刻，在这样清幽静谧的夜里，该演绎和穿梭着多少思念的离愁别绪呢？

月辉流泻，那一地枝丫投下的斑驳，冷冷清清，虚虚无无，恰似此时无根浮萍般的心。其实也很害怕孤独，虽常常标榜安静如莲，不喜喧哗，但也在享受宁静的同时，排斥着孤独的侵蚀，犹如手中端着这杯咖啡，虽有丁点清香，却也沉浸着大量的苦，但又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这种味道，一如怕孤独，却喜欢上了这样静谧的夜。

呷一口咖啡，让一点味觉惊醒思绪的麻木。时光是一条朴素的河流，悄无声息地流淌，带走了我们太多东西——青春、热情、情怀、纯真……让我们变得成熟，慢慢地学会适应，开始沉淀在清浅的水流中，把自己打磨得如一枚鹅卵石般光滑。那铁马冰河的疯狂已经归于安宁，那跌宕起伏的梦想已贴近生活，在这样的安然平凡间，心魂开始了蜕变，寻找一种“云淡风轻”的洒脱和随意，也开始拥一杯茶，品一段音乐，静看闲庭花开花落，安守一分悠闲。就像此时，在这样一分浮躁的生存空间，我独自徜徉在这分宁静的惬意中，让思绪天马行空。

人生路上，烦恼常伴左右，可我们始终渴求着那分能陶醉心灵的纯真快乐；朋友并不稀少，可我们依然盼望着能有个读懂自己的知己；感动并不匮乏，可我们始终追寻着那道能穿透灵魂的爱的曙光；感情并不稀缺，可我们仍在寻觅着心灵深处那分荒芜已久的精神幸福。

喜欢素心简约的生活，崇尚一分简单的快乐，让自己随心随性地飘逸。喜欢在自我的心壤上栽种一垄垄紫丁香，在这样一方静谧间，且醉且乐地走着。又或许无论在天青色的烟雨江南，或是在风雨苍茫的漠漠北国，红尘中总有一分期待，也是为我吧！

夜色，微凉如水，舒展梦的羽翼，我浅笑安眠。

故乡的河

□陈丽娟

故乡坐落在沁河旁，一年四季都能听到沁河的吟唱。春日，阳光斜斜地穿过杨柳的间隙，在水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那些柳条嫩得能掐出水来，随风摇曳，不时轻点水面，荡起一圈圈细小的波纹。水草在春风里招摇，绿得发亮，小鱼在其间穿梭。水鸟的叫声从芦苇荡里传来，忽远忽近，倒像是故意与人捉迷藏。

蔚蓝的天空飘着白白的云朵，一轮红日倒映在河中，让河水更加透亮。每到傍晚，红日便醉醺醺地跌进河里，将半条河染成金红色。风过处，这金红色便碎成了千万片，随着波浪起伏，渔船在其间轻轻摇晃，渔人也不急着收网，任由船儿随波逐流。

河流绕着村子转，不知它从何处来又流向何方，像一条温顺的看家犬。白杨树的影子倒映在水中，随着微风轻轻颤动。鸭群与白鹅是这河上的常客，它们排着不甚整齐的队伍游过，留下一道道渐渐消散的水痕。它们整日在水中游弋，时而“嘎嘎”叫几声，大约是欢愉的表示罢。村童们赤足站在河边，向它们掷石子，它们也不甚怕，只稍稍游开些，依旧觅它的食，叫声在暮色中显得格外清脆。

往北六七里地坐落着另一个村庄。两村之间有三条河静静地卧在田野间，河上架着小桥永远保持着南北通畅。一条河叫干河，平日里河床裸露，一到春旱，沁河的水便经由沟渠注入，干涸的河床顿时焕发生机，那清澈的河水流入麦田，麦苗便更加碧绿，充满勃勃生机。春天，这里是野菜天堂，荠菜顶着小白花，大碗花张着嫩叶，扫帚苗挺着腰杆，村妇们挎着竹篮来采，孩子们在旁嬉戏，踩碎了几朵野花，惊起了几只蚂蚱逃向远处。

名叫蒋沟的河水总是那么丰沛，清可见底。春旱时，农人们用戽斗取水浇地。那戽斗是个精巧的物件，由竹篾或木头制成，两人分立两边，双手紧握长杆，一拉一放间配合默契，河水便顺着戽斗源源不断地流向干渴的麦田。劳作间隙，农人蹲在河边，掬一捧河水洗一下满脸的汗水，再掬一捧饮下，清凉直透心底。时有小鱼好奇地凑近，碰碰手指又迅速游开，倒像是在与人玩笑。

新河的水来自跃进水库，也是一条灌溉渠，它平缓而温柔。河南边是我们村的土地，河北边是外村的土地，两村人亲密无间。河岸两边的人们常隔河相望、劳作，休息时还会隔河聊天。天旱时，大家都用新河水浇田，并且互帮互助，从未因河水的利用吵嘴打架。河边的水菠菜长得肥嫩，水芹菜散发着特有的清香，油瓢菜浮在水面，像一把把绿色的小伞。采摘回来，清水一焯，拌上盐和几滴香油，便是难得的美味。那时节，这样的野菜特别受欢迎，吃了口齿留香。而今想来，那滋味竟比山珍海味更令人怀念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这些河流的模样在记忆中越发清晰。如今的河水或许不再那么清澈，河边的野菜或许早已无人问津，但那水声、那光影、那气息，却永远鲜活地流淌在我的血液里。走过千山万水，最难忘的还是故乡那几条河，它们承载着我纯粹的快乐、最温暖的记忆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

jzwbxq@163.com
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